



跟
大
师
学
写
作
系
列

秋 的 意 蕴

老舍等著

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 Ltd.



跟大师学写作系列

秋的意蕴

老舍等著

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 Ltd.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跟大师学写作系列：秋的意蕴

作者：老舍等

内容提要：《跟大师学写作系列》是一套专门为青少年精心编辑的丛书，遴选了多位现代文学大师“宝库”中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作品，循循引导孩子文学的海洋里遨游，在大师的精神世界里汲取养分。

《跟大师学写作系列：秋的意蕴》收录了老舍、郁达夫、张恨水关于秋的描写的散文作品，包括《济南的秋天》、《天安门的黄叶》、《故都的秋》。

ISBN 978-7-89902-691-5

责任编辑：王兆云

封面设计：余笑羽

出版发行：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地址：西城区红莲大厦B座402

版次：2023年4月 第1版

字数：3,939

定价：16.99元

济南的秋天

老舍

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。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，有睡着了的大城楼，有狭窄的古石路，有宽厚的石城墙，环城流着一道清溪，倒映着山影，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。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，那便是个济南。设若你幻想不出——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——请到济南来看看吧。

请你在秋天来。那城，那河，那古路，那山影，是终年给你预备着的。可是，加上济南的秋色，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。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。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，把春天的赐给西湖，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。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，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，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，所以作个整人情，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。

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。那末，请看济南吧。那颜色不同，方向不同，高矮不同的山，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。以颜色说吧，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，加上秋阳的斜射，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，比黑色浅的颜色，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。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，一层层的，有的黄，有的灰，有的绿，有的似乎是藕荷色儿。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。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，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作几句诗。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，特别是在秋天，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，忽然又温暖一会儿，这个变动并不激烈，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，而立刻随着变换。忽然黄色更真了一些，忽然又暗了一些，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，忽然像有股细风替“自然”调合着彩色，轻轻的抹上一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儿。有这样的山，再配上那蓝的天，晴暖的阳光；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，可又没完全绿了；晴暖得要发燥了，可是有点凉风，正像诗一样的温柔；这便是济

南的秋。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。高的更高了些，低的更低了些，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，更分明了，更瘦硬了。看山顶上那个塔！

再看水。以量说，以质说，以形式说，哪儿的水能比济南？有泉——到处是泉——有河，有湖，这是由形式上分。不管是泉是河是湖，全是那么清，全是那么甜，哎呀，济南是“自然”的Sweet heart吧？大明湖夏日的莲花，城河的绿柳，自然是美好的了。可是看水，是要看秋水的。济南有秋山，又有秋水，这个秋才算个秋，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。先不用说别的，只说水中的绿藻吧。那份儿绿色，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，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。这种鲜绿全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，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。是的，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，不是为谁看的。它们知道它们那点绿的心事，它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皮，做着绿色的香梦。淘气的鸭子，用黄金的脚掌碰它们一两下。浣女的影儿，吻它们的绿叶一两下。只有这个，是它们的香甜的烦恼。羡慕死诗人呀！

在秋天，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。天上微微有些白云，水上微微有些波皱。天水之间，全是清明，温暖的空气，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。山影儿也更真了。秋山秋水虚幻的吻着。山儿不动，水儿微响。那中古的老城，带着这片秋色秋声，是济南，是诗。

天安门的黄叶

张恨水

秋天的黄叶，我是最喜欢的，它在不寒不热的天气里，会给予你一种轻松的情调。以我所到过的都市而论，北平的黄叶最好。其一，因为北平的树多，会在长街水巷，铺张了一排排的淡黄伞盖。其二，是几夜西风，一番寒露，三五天的工夫，树叶子就变黄了。它来得那样快，而又那样齐，并且不折不扣，恰是重阳节边。对我们这带几分酸味的斯文朋友，自会在脑子里涂抹些诗意。

重阳，总是在双十节前后的，所以寄居北平的人，看到了黄叶满阶，也就容易感触双十节到了。在这几日，你在大街上走着，看到黄叶稀疏的街树里，……两三只红纸灯笼，静静的垂着，这颜色的调和，就会引起一种艺术的欣赏。但这还不是最好的，最好的在天安门。

我家住在西长安街附近，到天安门不远，每当这日，天安门大广场中，扎着三幢彩色大牌坊，架着松枝菊花簇拥的演讲台，举行庆祝会，小孩子在学校里有了一天假期，甚至前一周，就向家长预约着，要去参与这个盛会。我虽是个过夜生活的人，觉得这种赶热闹的事，是得赞成的，那会不知不觉地灌输小孩子们一些民族意识。老早的起来，用过我们记者定律的半杯牛乳，六七片火腿面包（虽然现在似乎是神话了，我们确实是如此享受着的），随一群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组织的家庭队伍，踏上西长安街的水泥路面。

在“双十节”，北平总是天高日晶的，于槐树林中，穿过了跨街红色粉漆三座门的左一洞，远远望见广场上半绿半黄的榴林，被一道红墙围绕着。天空里没有风，也没有灰尘，淡黄的日光，由东南角斜照着，“好一派清秋光景！”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，盖在天安门城楼的头上，由上空俯瞰着面前铺石的旧御道，石狮和盘龙的大石柱，夹峙在

彩牌坊左右，象征着东方古国的壮丽与伟大。太湖和中央公园的红墙头上，关不住老柏林的翠影，正偷窥着这黄叶林子，对照之下，好看煞人！

前面树林中，白石面的广场，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影下，已是人山人海，我让家庭部队参与议会，我终年的紧张记者生活，需要轻松一下，悄悄地离开人群，独自在马樱花树下，钻入了御道外的树林，似乎有点风了，那槐树上的黄叶，三叶两叶地向下垂落，洒在我呢帽上，洒在我夹衣上。抬头看，在稀疏的黄叶丛里，看到白云，看到宫殿影子，也看到彩牌坊的一角。……

大家说，战后又将建都北平，胜利期近，让我甜蜜地回忆着这一幕。

故都的秋

郁达夫

秋天，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，总是好的；可是啊，北国的秋，却特别地来得清，来得静，来得悲凉。我的不远千里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，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，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“秋”，这故都的秋味。

江南，秋当然也是有的，但草木凋得慢，空气来得润，天的颜色显得淡，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；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，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，混混沌沌地过去，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，秋的味，秋的色，秋的意境与姿态，总看不饱，尝不透，赏玩不到十足。秋并不是名花，也并不是美酒，那一种半开、半醉的状态，在领略秋的过程上，是不合适的。

不逢北国之秋，已将近十余年了。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，总想起陶然亭的芦花，钓鱼台的柳影，西山的虫唱，玉泉的夜月，潭柘寺的钟声。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，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，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，早晨起来，泡一碗浓茶，向院子一坐，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，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。从槐树叶底，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，或在破壁腰中，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（朝荣）的蓝朵，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。说到了牵牛花，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，紫黑色次之，淡红色最下。最好，还要在牵牛花底，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，使作陪衬。

北国的槐树，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辍。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，早晨起来，会铺得满地。脚踏上去，声音也没有，气味也没有，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。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，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，看起来既觉得细腻，

又觉得清闲，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，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，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。

秋蝉的衰弱的残声，更是北国的特产，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，屋子又低，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。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。这秋蝉的嘶叫，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，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。

还有秋雨哩，北方的秋雨，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，下得有味，下得更像样。

在灰沉沉的天底下，忽而来一阵凉风，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。一层雨过，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，天又晴了，太阳又露出脸来了，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，咬着烟管，在雨后的斜桥影里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，遇见熟人，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，微叹着互答着地说：

“唉，天可真凉了-----”（这了字念得很高，拖得很长。）

“可不是吗？一层秋雨一层凉了！”

北方人念阵字，总老像是层字，平平仄仄起来，这念错的歧韵，倒来得正好。

北方的果树，到秋天，也是一种奇景。第一是枣子树，屋角，墙头，茅房边上，灶房门口，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。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，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，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，正是秋的全盛时期，等枣树叶落，枣子红完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，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，只有这枣子、柿子、葡萄，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，是北国的清秋的最佳日，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。

有些批评家说，中国的文人学士，尤其是诗人，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的色彩，所以中国的诗文里，赞颂秋的文字的特别的多。但外国

的诗人，又何尝不然？我虽则外国诗文念的不多，也不想开出帐来，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，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，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来，总能够看到许多并于秋的歌颂和悲啼。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。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。足见有感觉的动物，有情趣的人类，对于秋，总是一样地特别能引起深沉，幽远、严厉、萧索的感触来的。不单是诗人，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，到了秋天，我想也一定能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，秋之于人，何尝有国别，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？不过在中国，文字里有一个“秋士”的成语，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《秋声》与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等，就觉得中国的文人，与秋和关系特别深了，可是这秋的深味，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，非要在北方，才感受得到底。

南国之秋，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，比如甘四桥的明月，钱塘江的秋潮，普陀山的凉雾，荔枝湾的残荷等等，可是色彩不浓，回味不永。比起北国的秋来，正像是黄河之与白干，稀饭之与馍馍，鲈鱼之与大蟹，黄犬之与骆驼。

秋天，这北国的秋天，若留得住的话，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，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。

九三四年八月，在北平